

# 藝術家

Artist 501 February 2017

黑鏡—當代藝術的新科技想像

隆德夫斯基雕塑的人類聖殿

孕育中的台南市美術館

台灣抽象藝術史連載

封面藝術家段建偉

龐畢度中心馬格利特大展

台灣美術變貌連載



# 第二自然的人文顯影

## 陳建榮的叛逆詩情

撰文·圖版提供／蕭瓊瑞

陳建榮是2007年第十屆李仲生現代繪畫創作獎的得主，當年評審給他的獲獎理由是：「作品具現了一個趨近於建構、抽離與還原的反覆循環，塑造出畫面中具多種可能性的空間體。」

1972年出生於台北的陳建榮，似乎早在1990年代前期，就讀國立藝術學院（今國立台北藝術大學）美術系期間，便確認了他未來創作的路向和手法。

成長於組合模型與變形玩具的年代，陳建榮顯然對附隨在包裝盒中的模型說明書，深感興趣與著迷，遠遠勝過那些實際的模型與玩具。說明書上的圖形示意，提供他無窮的想像空間；那是對組合模型與玩具實體的一種預示，以極為規整、平面的幾何圖形，去說明另一個立體的構成與存有。在抽象

與真實之間、在平面與立體之間、在符號與實物之間，就透過那些線性構成的示意，加以聯結、預告；而存在於兩者之間的牽連和落差，往往也就成為陳建榮著迷、徘徊的關鍵所在。

進入藝術學院，參觀美術館或博物館，陳建榮對館內牆面張貼或導覽小冊上刊載的平面圖的興趣，也往往勝過對真實建築體或內部空間的關注。

之後，進入學校教書，教的是和建築有關的科系，學生的建築設計圖，包括立面圖、剖面圖、平面圖，那些直線交結所構成的虛擬空間，更成為他創作的重要靈泉。

2007年，獲得李仲生現代繪畫獎的作品，正是這樣一批以建築圖稿為基底，藉由解構、塗抹、轉



陳建榮 *Dessous du bleu* 2003 壓克力畫布、複合媒材 116.5×182cm

譯、增生等手法形塑而成的成果；提供了觀者一種界於真實與虛幻、現實與想像、當下與過去，乃至未來與記憶之間的曖昧情狀，尺幅的巨大，更迫人逼視面對，生發深沉的反省與沉思。

這樣的作品，既不是真正的抽象畫，因為當中有許多可被辨識的透視空間與符號；但也不是傳統定義下的風景畫，因為藝術家顯然不在刻意描繪自然風景的意境或景深。在基本的透視結構中，畫家以塗抹、掩蓋、壓印、黏貼、撕扯、流洩等的色面或漬痕，建構了另一個可供進出的人文空間。面對陳建榮的作品，特別是2007年前後的作品，猶如進入一個充滿生命遺痕的廢墟，斑駁的牆面，有之前使用者留存下來的各種生活痕跡，提供了諸多可能的回憶或想像，那是一種人物缺席下的人文風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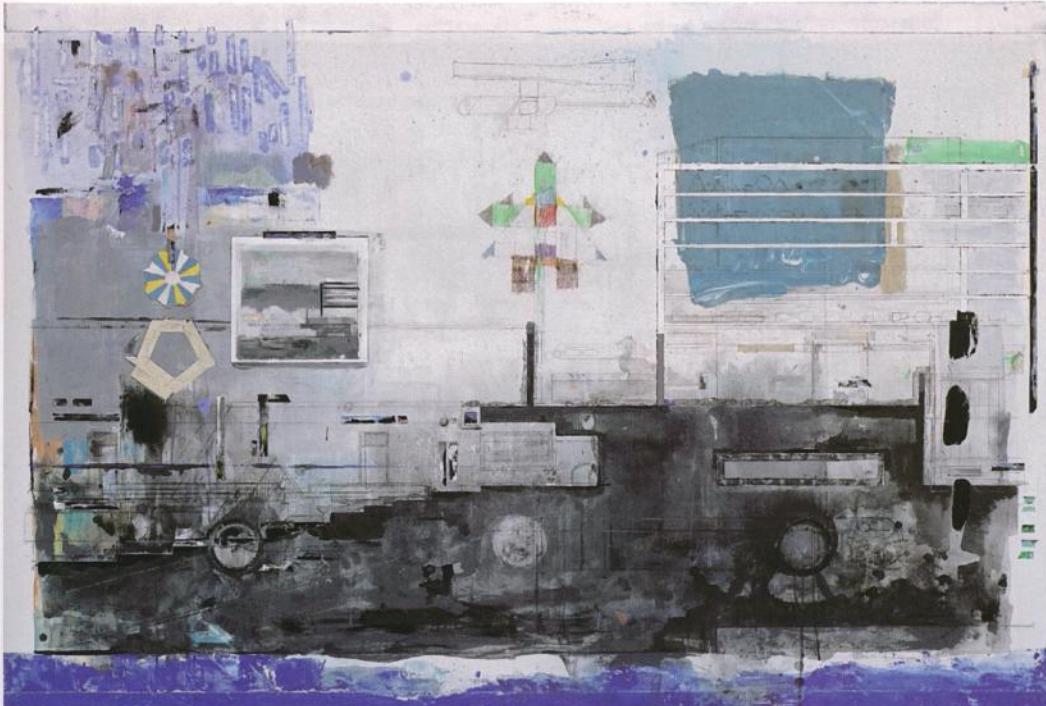
事實上，早在陳建榮獲得李仲生獎之前，他已經歷了相當豐富的創作歷程。「精神輸出」、「低傳真」、「I heard you looking」、「Peintures Récentes」、「Reconstruction」，是他此前多次個展的主題；而得獎之後，又有「Sky Blue X Landscape」、「A棟」、「似是而非」、「是凝固的音樂」、「去脈

絡生產」等展出。每一次的展出，在作品的風貌或表現的技法上，都有一些改變與特色，但基本的創作理念和手法，則始終維持一定的連貫與脈絡。

從精神的層面看，陳建榮在本質上，有某種對人為秩序的深沉憧憬與追求。這種秩序，表現在一種以直線、幾何形構成的邏輯性與空間感當中。但當這些邏輯、秩序或空間感，成為創作的起點時，他卻開始以一種摧毀、覆蓋、轉譯的方式，去進行對這些既存邏輯、秩序，或空間的叛逆與更生。在那些看似嚴謹、精準、一板正經的丈量行動中，其實陳建榮依循的，完全是一種來自直覺與潛意識的行動。在被他自稱是「裝腔作勢」的「偽科技」動作中，他讓畫面成為完全屬於「去邏輯」、「去秩序」、「去空間」，乃至「去真實」、「去意義」的精神載體；同時，也在這種多次塗抹、刮除、變造、突顯、轉譯的過程中，藝術家獲得了「造形」與「去造形」的高度滿足。

其次，陳建榮在叛逆的本質外，也對某些不可名狀的物質肌理，懷有高度的迷戀和嚮往。

當陳建榮對著那些帶有人為秩序的底稿，進行破



陳建榮 Landscape 118 2016 壓克力畫布、複合媒材 112×162cm

壞、再造、重構時，所採取的手段，經常包括：翻拍、輸出、影印、膠貼、印拓、塗抹、流洩，而不論是哪一過程或哪一手法，總是帶著一種將原本真實變得更為模糊、曖昧的特質，而且每一過程或手法，都具有一些特殊的物理性肌理，進而生發更多的心靈效應。這種現象，就像閱讀一些充滿歷史謎團的斷簡殘篇，或進入一個牆面地上滿是歲月遺痕的巨大廢墟；都因模糊、斷裂而更引人遐想、好奇。一如作者所言：

「其實我很著迷於這些痕跡，這些痕跡都是輔助性的，但又有點反客為主，不管是比較多的滲漏或比較小的溢出，都是膠帶很自然造成的物理性現實，膠帶原先是一種輔佐的客體，但我這幾年常常希望它來打壞本能的知識性，包括畫錯。如此在嘗試當中，我也並不預期它可能會是怎樣，而這些不太能被我消弭掉的痕跡，又去覆蓋別的嘗試，甚至這些錯誤的路徑，反而讓我覺得是珍貴的保留，能看到中間的歷時性。」

2017年年初在台北就在藝術空間的展出，因應畫廊明亮的空間特質，取名「明亮的房間」；這是援引自藝術名著《現代主義失敗了嗎？》一書中末尾

的一個章名〈明亮房間中的塗鴉〉。

陳建榮繪畫的內容，多少也有塗鴉的傾向，一如1980年代美國那些在紐約街頭牆面塗鴉的前衛藝術家，在看似生猛、粗鄙的外形下，其實是對主流社會價值的一種批判和逆反。陳建榮的「塗鴉」，則是對平面造形秩序本身的逆反。

2017年展出的一批新作，仍然取材自諸多不同來源的平面圖示物，如：台北捷運地下街的平面圖、圖學書中的圖樣或空間圖、網路截取的飛行器設計圖、西方藝術圖冊中的獨立版頁，甚至是藝術家本人五歲半幼兒塗鴉的太空船原跡。不過此次布展於猶如白盒子的明亮房間中，這些界於虛、實之間的作品，更突顯了它們穿透虛實、徘徊於理性與詩情之間的特質；而幾件色彩特別鮮麗的作品，也令人聯想起街道多彩霓虹燈般的迷離與曖昧。

陳建榮的創作，自始即疏離於一般外在真實的大自然，反而著迷於表達建築與機械構成的幾何秩序，那是一種人工二手乃至三手再造的「第二自然」。陳建榮藉著這些人為圖象的秩序重整，表達了屬於他特有的人文思維與批判詩情，挑戰觀者認知的視覺以及思辨的邏輯。●



陳建榮 Landscape 120-Daylight and Dusk 2016 壓克力畫布、複合媒材 162×260cm



陳建榮 Aircraft 14 2016 壓克力畫布、複合媒材 91×65cm



陳建榮 Aircraft 15 2016 壓克力畫布、複合媒材 91×65cm



陳建榮 Aircraft 16 2016 壓克力畫布、複合媒材 112×162cm